



你陪我走过梦境，

告诉我何时归返。

现在天色暗了，

我也倦了，

念着你的名字入眠。

我爱你，

永永远远。



古
董
生

GU PAN
YI SHENG

生

素素素。著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○著

素 素 素

顧盼一生

GU PAN
YI SHE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顾盼一生 / 素素素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594-0927-0

I. ①顾… II. ①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0597号

书 名 顾盼一生

著 者 素素素

责任 编辑 姚丽

特 约 编辑 邓理 唐瑜

策 划 编辑 杨旋

封 面 设计 罗静颖

封 面 插画 君翊

内 文 设计 吴紫薇
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 版 社 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 版 社 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32

印 张 10.5

字 数 291千字
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0927-0

定 价 32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● C 目录

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|
| 001 | 第一 章 | 初遇 |
| 028 | 第二 章 | 生疑 |
| 056 | 第三 章 | 利用 |
| 085 | 第四 章 | 情起 |
| 112 | 第五 章 | 迷局 |
| 139 | 第六 章 | 动心 |
| 167 | 第七 章 | 深陷 |
| 194 | 第八 章 | 逃避 |
| 220 | 第九 章 | 交心 |
| 247 | 第十 章 | 遇阻 |
| 277 | 第十一章 | 贪恋 |
| 307 | 第十二章 | 余生 |
| 323 | 番 外 | 吾爱 |

第一
初 章
遇

半夜一点，大雨如注，气温不到3℃。潮湿的水汽裹着刺骨的寒意，漫过光线昏暗的寂静的科技路。偶尔有车经过，车轮冲开路上的积水，在雨幕中划出一片白光，重重落下，发出“哗哗”的声音。

薛宁咬着唇，抬手擦去脸上的雨水，抱紧怀里的电脑包，伸长脖子焦急地望向空旷的路口。天亮之前，她必须要看到电脑里边的文件，只是答应帮她修电脑的人还没出现。

薛宁站到全身发僵，揣在口袋里的手机终于振动起来，隔着衣服振醒了她麻木的神经。她掏出手机接通，回头看向身后的长街，冻得发紫的唇徐徐吐出一口气：“青云科技是吧，我在门口等着，麻烦您快点。”

通话结束，薛宁抱着电脑包冒雨往回走，找到那家店左右看了一圈，找了个挡雨的地方，然后用腿夹住电脑包，脱下身上的羽绒服，把帽子里的水拧干。路灯的光线透过来，门前的柱子倒映出她惨白的脸，五官模糊。

薛宁重新把湿沉的羽绒服穿上，拎起干爽的电脑包，紧紧抱住。

几分钟后，一辆白色的SUV，开着远光灯，闪电一般停到街边的停车线里。她一下子挺直了脊背，双手不住地发抖，她张了张嘴刚想出声，看到又有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停到白色SUV旁边。刺眼的远光灯投射过来，双眼不适地眯起，她的视线里一片白，听到越来越多的汽车引擎声，有跑车、轿车，还有吉普。就

那么一会儿的工夫，等她睁开眼，空荡荡的路边一下子停进一溜儿的车。

青云科技的卷闸门自动升起，车上陆续下来几个男人说笑着往里走，没人注意站在阴影里的薛宁。听他们说话的内容，似乎是刚喝完酒回来，等人齐了继续喝。

潮湿的空气里隐约多了丝酒气，薛宁也不在意，迈开腿跟进去。

店里的柜台还是新的，全白色的柜台上，零散地摆着几台国产品牌样机，地上堆着两三个没开封的大箱子，看样子才装修没多久。那些人进了店，也不关门，一路往楼上走，始终没发现她的存在。

“你们谁是梁秋？我急着用电脑，能不能先给看看？”薛宁开口叫住他们，极力克制住火气，“我在这儿等了三个多小时。”

说说笑笑的声音，像是被摁了开关一样，一瞬间停止，门外的雨声骤然变得清晰。已经上了一半楼梯的几个人，居高临下地徐徐回头，齐刷刷地朝她望过去，惊疑不已。

薛宁抬起头，冻得发白发僵的脸没有任何表情，她艰难地张开麻木的嘴：“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我真的很急，能不能先处理一下，我付双倍的钱。”

“梁秋，你约的？”走在最后面的男人嘿嘿笑了几声，伸手拍了下自己左手边的梁秋笑骂，“还不赶紧去把人给办了。”

梁秋挠了挠头，上上下下地打量薛宁一番，看到她手里的电脑包一滴水没沾，身上的衣服却几乎完全湿透，眼底露出一丝诧异，嘿嘿笑出声：“看我这记性，你们先坐会儿，二哥还有几分钟才到。”

其他人估计是听出了什么，纷纷折回来，把堆在地上的大纸箱挪开，腾出空位，围着接待桌坐了一圈，顺便把卷闸门降下一半，一个个笑得意味深长。

梁秋走到薛宁面前故作认真，缓缓朝她伸出手：“什么问题？我看完给你办。”

边上几个人“轰”的一下全笑了，全都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。

薛宁把电脑递给梁秋，拉开椅子坐下，刻意忽略不适的感觉。片刻之后，耳边传来“咔”的一声脆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断开。她刚要问，就听到梁秋说：“买个新的呗，这电脑没法修了。”

薛宁探身过去，看到自己电脑的壳子被他弄断，连接硬盘和主板的线也被扯开。

薛宁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一片空白，黑色的瞳仁骤然紧缩，她的资料！她抖着手把电脑抢过来，看到整个壳子都坏了，压抑许久的火气袭上心头，逼近爆发的边沿：“赔我电脑！”

边上的四个男人“呼啦”一下全都站了起来，痞里痞气地将她围住。

薛宁挺直脊背，脸上毫无惧色，黑白分明的眼死死地盯着梁秋，她抓着他的手不放：“赔我电脑，修好也行！”

梁秋让她看得心里发毛，也跟着站起来，本想仗着身高的优势，把她的气势压下去，没料到她手劲居然这么大，不由得暗惊。

“秋，听到没，小姑娘让你陪呢。”先前让梁秋修电脑的男人再次开口，调笑的口吻，“陪一个吧，都约来了不陪多不合算，算是给二哥开张，嗯！”说着靠到身边人的身上，色眯眯地冲梁秋眨了眨眼。

其他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，纷纷散开好整以暇地把门挡住。

梁秋虽然没喝多少，但也没把薛宁当回事。这大半夜的，这姑娘不是脑筋缺根弦，就是胆子肥得能下酒，竟然自己跟进来。他费力地拿走她的手，视线在她脸上打了个转儿，移到后边的几个哥们身上，笑容充满痞气：“谁知道你是不是上这儿来碰瓷的，你说是我弄坏的，有证据吗？”语毕，他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冲守在门前的一干人笑道，“哥儿几个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没看到赶紧报警，我怀疑她是来碰瓷的。”

“我没看到，秋，你算是给二哥长脸了，还没开张就遇到碰瓷的。”有人接话，拿出手机，摁着号码，“哥哥这就帮你报警。”

薛宁仿佛没有听到他们的话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翻出崔立珩的号码拨过去，接通就说：“科技路250号，青云科技，来救命。”

结束通话，她低下头把手机揣回去，再次抓住梁秋的手腕，从牙缝里冷冷吐出三个字：“赔不赔？”

“不赔！”梁秋惊了下，猛地甩开她的手，本能地后退。看着挺漂亮的一个姑娘，脑子居然不灵光，大半夜修什么电脑，有病！

薛宁抿紧嘴角，一言不发地冲过去，敏捷地抓住他的胳膊大力反剪到后背，死死地往下按，嗓音凛冽：“赔还是不赔？”

“够劲！配咱二哥妥妥的。”守门的人哄堂大笑，开始卖力鼓掌。

梁秋自觉丢了面子，竟然被一个小姑娘轻易制服，喝了酒的浑劲冒上来，肩膀一抖撞开薛宁，发狠地出手反击：“敢上二哥的店碰瓷，也不看看你有没有命赚这份钱！”

薛宁站着不动，等他近了身灵巧地避开攻击，并顺势攫住他的胳膊，身体往后退了退，然后猛地向前冲，抬脚，目标精准地命中他的要害部位。

梁秋杀猪一般惨叫起来，店里出现诡异的寂静。

一秒后，守门的几个人都坐不住了，纷纷站起身，狞笑着朝薛宁围过去。薛宁按着梁秋不许他动，目光吓人。

卷闸门外又传来“轰轰”的汽车引擎声。

“嘀……”长长的喇叭声响起，震得人耳膜生疼。

薛宁加重了力道，死死接着浑身发抖的梁秋，抬眼望去，落到一半的卷闸门缓缓升起，远光灯刺眼的光线直直照进来，她下意识地闭了闭眼。

其他人再次哄堂大笑，纷纷嚷嚷：“二哥，来了个碰瓷的。”

薛宁睁开一条眼缝，还没看清来人，眼前一黑，手臂骤然被人攫住，整个人像是要被甩出去一般。

薛宁被人带到灯下。

“胆子不小，竟然敢上我的店碰瓷。”男人的嗓音低沉浑厚，身上却透着如积雪一般冰凉的气息，还有隐隐的杀气。

对方的速度之快，比之前陪她练拳的师傅还要快上几分。薛宁实实在在地被惊到，心底升起戒备。这人比店内的任何一个人都危险。他的身材高大挺拔，有着跟之前那几个浑然不同的气质，即使什么都没做，也会给人带来无穷的压力。

她退一步，那人就跟上去一步。

他左手抄在外套的口袋里，高大的影子将她整个罩住，语气漠然：“碰瓷？”

薛宁生生被他逼到墙角，退无可退。

“不说？”那人居高临下，眸光沉沉，灼热的气息肆无忌惮地喷到她冻得发青的脸上，“给你一分钟的时间。”

下个瞬间，薛宁的下巴被他掐住。从下颌传来的剧痛，瞬间传遍全身，她一眼不眨地看着他，眼中毫无波澜，沉得像一潭死水。

僵持中，门外又开过来一辆车，施加在她身上的力道忽然撤走。薛宁的后背贴着货柜，勉强稳住心神，缓缓松开攥紧的拳头。

“喀喀……”她剧烈地咳了一阵，扭头朝着发出打斗声音的方向望去。

薛宁看清来的是崔立珩，松了口气，面无表情地往外走。

崔立珩这几年下了苦功夫，单打独斗，甚少有人能是他的对手，所以薛宁一点都不担心。两人对打，她可是从来没赢过。

下巴被那个男人掐得火辣辣的疼，又咳了好一会儿，感觉好受了些，谁知眼前又出现几道黑影，拦住她的去路。

潮湿的水汽裹着寒风袭过来，冷意漫过心脏渐渐凝结成冰。

薛宁徐徐抬头，余光瞄了一眼门外的崔立珩，眼底涌起骇人的戾气，骤然出手。打完，她转过身一步一步朝梁秋走过去，居高临下地睨他：“起来给我修电脑。”

梁秋吓得缩紧了身子，伸头看了一眼在门外打斗的两道身影，连滚带爬地站起来，说：“不会，就二哥会。”说完怕她不信，赶紧随便拿了一台新的电脑，哆嗦地装进包装箱里，顺便把她那台坏了的，也给装回电脑包，惨白着一张脸递过去。

他压根儿就没约过什么人，也搞不清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只不过看她孤身一个，长得又格外漂亮，酒精上头起了邪念想要逗逗她，谁知道会是这个结果。

薛宁没接，她拿了新的电脑也没用，崔立珩不会修电脑，而且天亮之前，她必须要把电脑修好。她横了他一眼，抬脚出了店子叫住正打得不可开交的崔立珩：“哥，先别打。让他帮我把硬盘里的资料，都拷贝到新电脑里。”她的嗓音不大，冰冰凉凉的调子，透着一股子跟年龄不符的狠戾，“不弄好，今晚谁也别想消停。”

门外光线昏暗，雨幕中打斗的两人闻声双双停手。崔立珩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面前的男人，闪电一般蹿到她身边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薛宁低着头，指甲嵌入冻到麻木的掌心，丝毫感觉不到疼：“电脑坏掉了，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。”

不就是一个项目吗？

崔立珩话还没出口，就见她抬起头，苍白的面容透出令人胆寒的怒意，身上仿佛裹了一层寒霜：“所有的资料。”

崔立珩被她的样子惊到，皱了皱眉，直觉告诉他，她是在查她爸爸的案子，转头往店里看去。他来的时候还看到有几个人，这会儿除了还有个站着的，其他人都倒在地上动弹不得，不由得火了：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打架，你修个电脑弄得跟打劫似的，有必要吗！”

“有必要，那些资料是我……”薛宁及时打住话头，压下不悦，抬眼望向还在雨中站着的那个男人。

薛宁看他的时候，正好他也看过来，棱角分明的五官，在昏暗的光线下看着有些模糊。唯独那双眼里透出的凉意，透过绵密的雨幕，直直地向她投射过来，带着几分玩味，几分探究。

他的目光，让她感觉很不舒服，没来由地想起了老家山上一种野兽——狼。刚才，他掐着自己的力道，或许只用了不到五成，已经是在让着了，但她完全反抗不了。如果她不是女的，那么他的手再大力一点，自己的下颌一定会移位脱臼。

薛宁心有余悸地吐出一口气，整理了下情绪，抬脚走入雨中：“先生，你好，我的笔记本电脑里有很重要的资料，能不能麻烦你……”

那个男人没等她说完，迈开步子，径自从她眼前越过去，阔步进入店内。稀里糊涂地打了这么一场，他也看出来了，这姑娘不是来碰瓷的。他环顾一圈乱成一团的店铺，眉峰下压，脸色愈发的阴沉，视线落到梁秋身上，顿时有股想把他丢出去的冲动。

混蛋玩意儿！

梁秋撞见他的目光，当即从失神的状态中恢复过来，不等他发问，哆哆嗦

嗦地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，末了委屈地补充：“二哥，我喝了酒，劲大，谁知道她这么彪。”

那个男人抿唇不语，侧眸扫了一眼摆在桌上的电脑，弯腰拿起，走到维修柜台后方打开灯。

薛宁隔得远远地看着他的动作，悬在喉咙口的心落下，正好手机有电话进来，接通说了两句挂断，整个人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她伸手拽了下崔立珩的袖子：“我们打错人了……”

“打人之前你怎么不多问一句。”崔立珩如遭雷劈，差点想把她丢到大街上。冷静下来心中的疑惑更深，除了她爸的案子，她很少失控到这种地步。

“我确实冲动了。”薛宁吐出口气，一脸木然地抱紧双臂，“我以为打一顿他们就老实了，没想闹事。”

崔立珩更加肯定她有事瞒着自己，手臂高高扬起，在她耳边挥了两下复又艰难地收回。

那两人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不过店里静得很，即使隔得有些远，正在修理电脑的顾旭白也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他偏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梁秋，越发觉得这帮小子欠教育。

可不就是打一顿老实了吗，当这是旧社会呢，碰着个姑娘就生出邪念。

笔记本电脑拆解很麻烦，梁秋这小子不是手劲大，是根本就不会拆。顾旭白摸了支烟点着，倾身靠到椅背上，若有所思地抽了一口。

那姑娘的胆子可真够大的，顶着那么漂亮的一张脸深更半夜来修电脑，要不是自己先到，梁秋那帮混球，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丧尽天良的事，不过也没准是梁秋他们缺胳膊少腿，她练过。

来救她的男人也有点奇怪，这么能打，看着也不像是警察，更像是……流氓，不知道什么来路。

今晚这事，顾旭白觉得有点意思，太长时间不回海城，他感觉自己有些脱节了。尤其是梁秋他们几个的作为，不是过了，而是太过了，这帮小子以前可不敢这么胡来。

四年的时间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长，可这里实实在在地变了。

顾旭白摇了摇头，拉开抽屉把工具都取出来，埋头开始工作。给新电脑装好系统开机，接上无线鼠标，点开硬盘扫了扫，接上装在移动硬盘盒里的旧硬盘，他幽幽地吐出一口白雾：“过来瞧瞧。”

薛宁一直盯着他，听到声音，知道他是在跟自己说话，缓步上前，伸头望向电脑屏幕。硬盘没坏……她拍拍胸口，心有余悸地从羽绒服的口袋里，掏出六张潮湿的百元纸币放到桌子上：“实在太谢谢您了。”

顾旭白没回头，打开抽屉取了张A4纸反手递给她：“留个电话，你的电脑被人倒了水进去，主板烧了，修还是丢？”

“呃……”薛宁错愕，想起电脑坏之前，自己去洗澡，屋里还有公司其他的同事在，太阳穴顿时突突地跳起来，拿起笔飞快地写下名字和电话递过去，“真的非常谢谢您能帮忙，至于我打你兄弟的事，希望别介意。”

“别谢，你的电脑就算赔你个壳子也没多少钱，我的是全新的，不送回来就把差额付了。”顾旭白反手拿走了那张A4纸，身子依旧没动，视线定格在南山枫林的文件夹上，眸光闪了闪。

到底是什么资料，比她的生死还重要？

薛宁再次蹙眉，回头看着崔立珩。后者无奈之极，几步过去，不悦地掏出皮夹，找到银行卡朝梁秋递过去：“有POS机吗？”

“有……有。”梁秋哆嗦了下，本能地后退，慌慌张张地跑进柜台。

他才开了抽屉，顾旭白清冷无波的嗓音不疾不徐地飘过来：“收现金。”

梁秋的动作顿住，讪讪地抬起头，头皮发麻，暗暗祈祷这两人可别再动手了。新电脑标价四千多，崔立珩身上的现金跟薛宁带的合一起勉强凑够差额，把打架的事情说开，拿了电脑就往外走。

深夜三点半，外面大雨瓢泼，寒风凛冽。顾旭白目送薛宁和崔立珩的车子离开，又点了支烟，踢开倒在地上的椅子，用状似不经意的口吻问：“请帖给小天送去了吗？”

“一个星期前就送过去了。”梁秋捂着被薛宁打肿的脸，羡慕极了，“那小子现在阔气得很，听说前段时间去北京，泡了好几个女明星。”

“唔。”顾旭白淡淡地应了一声，脸上古井无波。

梁秋见他似乎不感兴趣，赶紧打住话头，换了个话题：“东西都准备齐了，明天早上十点开业。对了，二哥，你觉得刚才那对兄妹是什么来头？”

顾旭白瞟了他一眼，没有要搭理的意思。答案就在那姑娘的电脑里，只是不需要告诉他。

薛宁从上车开始就一言不发地盯着窗外，脸色凝重。崔立珩有点受不了她这个样子，过了路口就开始叨叨：“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，一个项目而已，输就输了呗，弄得跟世界末日似的！那么多人，万一都是练家子，你的尸体明天就上头条了。”

薛宁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没接腔。爸爸的案子她一直在查，可她不想让他知道。

空气静默下去，崔立珩恨死了她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抿了抿唇，嗓音微沉：“赢了这个项目你是能走上人生巅峰，嫁给高富帅，还是扬名立万？你是不是真以为自己会打架，就谁也制不住你！”

薛宁蹙眉，用漫不经心的语气道：“我没这么想，也没想过跟人动手。”

“别逼我揍你！”崔立珩真的要气疯了，愈发觉得她电脑里，存有跟她爸那件案子相关的东西。远扬的设计总监又不傻，若真是很重要的项目，脑子被雷劈了才会让她这种新人去跟别的公司竞争。

今晚得亏她能打，换了普通女孩子，一百次都不够死的，还不知道被那几个混蛋怎么糟践呢！偏过头，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她狼狈不堪的样子，满肚子的火气，像蓄满气的气球被针尖戳到了一般，瞬间消了：“今晚先住我那儿，明天的事明天说。”

薛宁彻底忽视他的存在，漆黑的眼眸，望着雨幕中的阑珊灯火，眉头皱成深深的川字。半年多了，好不容易再次收到神秘人发来有关爸爸那件案子的线索，她就是死也要看看内容到底是什么。

到家已经四点多，薛宁故意不理崔立珩，进门就拿着吹风机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给爸爸翻案的事，薛宁一直瞒着他，就算他问起她也不会承认。下巴还有一丝隐痛，那个叫二哥的男人比她以往遇到过的任何一个流氓都狠，但是很奇

怪，他身上没有流氓气，杀气藏得很深很深。

若不是刚才跟他距离很近地接触过，平常遇到，薛宁绝对不会想到，对方如此深藏不露。她打开电脑，翻出隐藏的加密文件点开，平静地输入密码。

这次的十二小时自动销毁文件，只有三个字：拍卖行。

下午收到后没及时打开看，她直接保存到硬盘上，没想到电脑出了问题还差点要了自己的命。薛宁揉了揉下颌，关闭文件，若有所思地走到窗边发呆。

海城只有一家符合国家法规的拍卖行——君安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。每年有两次活动，一次年初一次年末。而今年的最后一次活动，是在月底。对方这个时候给自己这个信息，到底是什么意思……

大雨一直下到早上，丝毫没有要停的迹象，气温降到零度以下。天空灰蒙蒙的，从海面上吹来的寒风，呼啸着拍打窗台。

薛宁伸了个懒腰，在崔立珩起床之前，飞快地洗漱完毕，顺便准备好了二人份的速冻水饺。

八点整，崔立珩准时起床，眼圈黑得格外明显。他穿着灰色的睡袍，慵懒地倚着门，头发乱七八糟地耷拉着，跟爹了毛的拉布拉多似的，看向薛宁的眼神充满警告：“你有事瞒着我，而且跟你爸的案子有关，是不是？”

“没有，这个项目很重要，我不能输。”薛宁神色如常，只是感觉下颌更疼了。

崔立珩其实也没怎么睡，看到她这样，起床气瞬间又重了几分：“小宁，我希望你不要隐瞒我任何事。还有，下次别出手那么狠，夜路走多了会见鬼。”

“知道。”薛宁低着头没看他，“不会再有下次，我保证。”

崔立珩无言以对，绷着脸回房，猛地甩上门。

薛宁吐出口气，心不在焉地夹了只饺子送进嘴里。她吃完收拾了下，换上备在这边的衣服，带上电脑出门赶去公司。

会议召开前一分钟，薛宁踩着高跟鞋，步伐沉稳地走出电梯打卡。她脸上化了挺浓的妆，也没能把眼窝的青黑遮住，下巴两边仔细看还能看到瘀青，眼

底写满了疲惫。

“薛宁，会议推迟到十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”前台姜岚叫住她，脸上残留着些许才睡醒的慵懒，笑嘻嘻地打趣，“听说你昨晚一夜未归？”

“唔——”薛宁的脚步顿住，猛地打了个大大的喷嚏，回头大方承认自己昨晚没回公寓的事实。

不承认她们也不会信，薛宁回到自己的格子间拿出新电脑开机，余光留意到陆念云不停地往自己这边看，眉头皱了皱，假装若无其事地开始工作。

昨晚那男人说的话，她记得很清楚。陆念云跟她住在公司安排的同一套公寓里，本来就一直看她不顺眼。这次跟君安合作，负责设计的小组成员又没有陆念云，她肯定不甘心。但陆念云千不该万不该，把主意动到她的电脑上。

快十点的时候，仍旧没人过来通知开会，这事就跟被遗忘了一样。窗外的雨越来越大，还打雷。若不是室内开着空调，真有种穿越回台风频频光顾的夏天的错觉。

放下鼠标，薛宁拿起水杯喝了一口，发现不剩多少了，遂起身去水房打水。

临近年底，各部门都在忙项目收尾的工作，薛宁手上除了南山枫林这个项目，还有两个项目在外地，月底可能就要过去，一直要在外面待到年前才能回公司。但如果南山枫林的项目确定交给远扬设计，她就不用去出差，反而可以查一查拍卖会到底有什么猫腻——神秘人为什么隔了半年才给这条线索。

“薛宁，听说甲方今天爽约了，怎么回事啊？”陆念云拿着自己水杯，起身叫住她，“你昨晚去哪儿了？”

薛宁的思绪被打断，脸色有些不太好看，懒得搭理她，只是握着水杯的手，手背隐隐鼓起青筋，骨节分明。

她知道陆念云还有下文。

进了水房，陆念云堵在门口，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，唇角微微翘起，脸上写着一抹掩饰不去的得意：“新电脑很漂亮，配置应该很高吧。”

“还不错。”薛宁把杯子放到饮水机上，缓缓转过身，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。

到底还是冻感冒了，她不悦地皱了皱眉，就听陆念云又说：“昨晚买的啊，真舍得下本，听说……”

薛宁没给她说完话的机会，突然出手将她拽进来，纤细有力的胳膊横过她脖子，狠狠地将她抵到门上，沉声警告：“下次再敢搞这种小动作，我要你的命。”

陆念云目瞪口呆，卡在她脖子上的手臂，似有千斤重，压得她几乎无法呼吸。薛宁的脸近在咫尺，然而却是那样的陌生，陌生得让人心生恐惧。

“放、放、放……开我。”反应过来，陆念云瞬间红了眼眶，额上冒出大滴大滴的冷汗。薛宁忽然撤走了所有的力量，仿佛她刚才什么都没做过一般，若无其事地拿着自己的水杯接水。

“你、你、你……”陆念云后背贴着门板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心跳快得像随时要冲出胸膛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双腿软得站都站不住。

“你该感到庆幸，昨天晚上有人替你挨了打。”薛宁打好了水，伸手将她从门上拨开，从容地走出水房。

陆念云不知道薛宁什么时候走的，等她惊魂未定地回到格子间，不见薛宁，便忍不住跟同事抱怨，嚷嚷着要报警。

薛宁对发生在办公室的事一无所知，这会儿正开着总监的车子，出发去他说的会所。

这次能和君安合作，对远扬来说，绝对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。不止建筑部这边绷紧了神经，结构和给排水也很紧张，总监更是生怕单子跑了。

见面的地方在老城区，靠近老科技路的一家私人会所。雨天能见度太低，路过昨晚打架的店，薛宁看到门前摆满了花篮，稍稍有些诧异。昨天晚上那几个男人说，还没开张就遇到碰瓷的，她以为是开玩笑。想到那个男人，下巴没来由地抽了下，微微有些酸疼。在体力上，男人跟女人之间相差还是很悬殊的。

遇到红灯，手机有电话进来，薛宁看了眼号码，戴上耳机接通：“秦总监，我在路上，刚过老科技路，还有几分钟到。”听了片刻，她眉头蹙起，伸长脖子往左右两个方向看了看，语气略显不悦，“你们换地方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？”

新的见面地点也是家会所，在海滨浴场边上，私人性质。薛宁的驾照才拿

了不到半年，一向不

更不敢胡来，等到了地

方，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。

红顶白墙的几栋欧式别墅，掩映在雨幕中的青山上，海浪高高卷起白色的浪花，在风雨中急骤地拍打着海岸。风和日丽时过来，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够安静也够隐秘，这种鬼天气过来，却是要命。

薛宁将车开到会所大堂的雨棚下，停车下去，将车钥匙交给侍者去泊车，提着自己的电脑包报上总监的名字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们的会员里没有这位先生。”年轻漂亮的女侍者，穿着剪裁合身的白色旗袍，衬得原就丰满的身材更加妖娆，脸上化着精致的妆容，笑容甜美，“您最好确认一下，否则，我们无法让您入内。”

“稍等。”薛宁理解地冲对方笑了下，拿出手机给秦朗打电话，简短交谈两句挂了电话，再次冲对方露出微笑，“齐少定的楼。”

“原来是齐少的客人，怠慢了。”女侍者脸上的笑容愈发热情，客客气气地做了个“有请”的动作，“请您跟我来。”

“谢谢。”薛宁随意扫了一圈，淡定地跟上去。穿过纯中式风格的大堂，风明显急了些，雨水冲进回廊，寒意刺骨。

“小姐，到了。”女侍者的嗓音甜得发腻，眉眼弯弯地抬手叩门，得到应允后，优雅地将门推开，“请进。”

薛宁略一颔首，从容地抬脚入内。房门关上，刺鼻的酒气瞬间扑面而来，简中风格的别墅客厅，大气沉稳。面朝着落地窗方向摆放的一组红木沙发上，坐着几个各年龄层的男人，此时齐齐朝她望过来。

当中坐在主位上的，恰好是昨晚掐过她下颌的那个男人。薛宁心里咯噔了下，但脸上仍含笑致意。

“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美女设计师，薛宁。”秦朗喝得有些高了，脸庞发红，眼神有些游离不定，起身迎过来。

薛宁敛去惊讶，冲他们点了点头，落落大方地走到秦朗身边，在旁人看不到的地方不悦地皱眉：“你怎么喝了这么多的酒？”

秦朗自己来的，大老板没在，感觉有点不太好：“没办法，这不还有你